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七

經部三十七

四書類存目

蘇評孟子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舊本題宋蘇洵評考是書宋志不著錄孫緒無用閒談稱其論文頗精而摘其中引洪邁之語在洵以後知出依託則正德中是書已行矣此本爲康熙三十三年杭州沈李雲所校其子心友刻之然無所謂洪邁語者豈經緒指摘故削之以滅蹟耶

抑併非孫緒所見之本又僞本中之重儓耶宋人讀書於切要處率以筆抹故朱子語類論讀書法云先以某色筆抹出再以某色筆抹出呂祖謙古文關鍵樓昉迂齋評注古文亦皆用抹其明例也謝枋得文章軌範方回瀛奎律髓羅椅放翁詩選始稍稍具圈點是盛於南宋末矣此本有大圈有小圈有連圈有重圈有三角圈已斷非北宋人筆其評語全以時文之法行之詞意庸淺不但非洵語亦斷非宋人語也

孟子解二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舊本題宋尹焞撰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尹氏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徽猷閣待制河南尹焞彥明紹興中經筵所上孟子解未成不及上而卒趙希弁讀書附志則謂焞於紹興初再以崇政殿說書召旣侍經筵首解論語以進繼解孟子甫及終篇而卒邢正夫嘗刻於岳陽泮宮其書世罕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註曰已佚此本出浙江吳玉墀家莫知其所自來每章之末畧贅數語評論大

意多者不過三四行皆詞義膚淺或類坊刻史評或類時文批語無一語之發明焞爲程氏高弟疑其陋不至於此又書止上下二卷首尾完具無所闕佚與十四卷之數亦不相合殆近時妄人所依託也

孟子發題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施德操撰德操字彥執海昌人以病廢不能婚宦坎壈而歿此書所述孟子七篇之旨大意謂孟子有大功四一曰道性善二曰明浩然之氣三曰

闢楊墨四曰黜五霸而尊三王皆聖人心術之要而孟子直指以示人者其前後反覆不外此意張九成門人嘗取附九成橫浦集末鋟板以傳今析出存目於經部庶不沒其名焉

或問小注三十六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朱子撰宋以來諸家書目皆不著錄諸儒傳朱子之學者亦無一人言及之康熙壬午始有陳彝則家刻本稱明徐方廣所增注越二十年壬寅鄭任鑰又為重刻而附以已說併作後序反覆

力辨信爲朱子書如卷首載朱子與劉用之書及序四篇晦庵集中不載則以爲集中偶佚年譜不記作此書則以爲年譜遺漏書中多講時文作法則以爲制義始王安石朱子亦十九舉進士必善時文連篇累牘欲以强詞奪理至如解中庸其至矣乎一節道之不行也一節皆剽四書大全所載雙峰饒氏語射有似乎君子一節全剽四書大全所載新安陳氏語僞蹟昭然萬難置喙則以爲大全誤題姓名其偏執殆不足與辨又既稱此書作

於集注之後而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一章乃於第三條下附記曰此條係語類說第八條係或問說前輩多疑此爲未定之說在集注之前信哉是小注又在集注前矣不亦自相牴牾耶所載中庸原序稱淳熙己酉冬十月壬申考宋史孝宗本紀是月有庚子壬寅二日使庚子爲朔則下推三十二日爲壬申使壬寅爲晦則上推三十一日爲壬申均不得在十月文獻通考載朱子之言曰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

云云是或問尚未暇改何暇又作小註陳振孫書錄解題又曰論語通輯十卷黃榦撰其書兼載或問發明婦翁未盡之意使朱子果有此書榦亦何必發明乎其爲近人依託無疑王懋竑白田雜著有是書跋稱任鑰刻是書後自知其謬深悔爲湯友信所賣併稱序及諸論皆友信之筆任鑰未嘗寓目云

四書問目 無卷數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舊本題曰考亭朱元晦先生講授門人雲莊劉爚

睦堂劉炳述記前有永樂壬寅其九世孫劉文序稱四書問目世所傳者四書大全朱子文集內載數條而已近於親表教授程蕃家求得論語二十篇及任江西豐城尉適吳侍御家得大學中庸數十條而孟子則同修國史崇邑邱公永錫家藏焉於是散者復合而缺者幾全又有宏治十一年鄭京序稱宣德間書林有與同姓者欲附其族為劉氏子孫所辱遂於凡載籍間二人姓名悉剔去之或易以他名欲滅其迹又稱劉文所輯湮晦失傳

其裔孫復於鳳山游氏得其全帙云云案朱彝尊經義考劉爚有四書集成劉炳有四書問目並注已佚則問目獨出於炳不應兼題爚名又豐城縣志載明一代典史六十三人亦無所謂建陽劉文且建陽一書賈其力幾何安能盡毀爚炳之書又安能盡剷爚炳之名易以他氏其說皆牴牾支離書中問答亦皆粗淺不類朱子之語殆皆其後人所依託歟

朱子四書語類五十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周在延編在延祥符人後流寓於江寧其書乃於朱子語類中專取四書諸卷刊行別無增損亦無所考訂發明

論語孟子考異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王應麟撰凡注疏諸儒之說與集注互異者各爲考訂然應麟著作傳世者多而此書諸家皆不著錄今考所載實皆採之困學紀聞中蓋書肆作僞之本也

中庸合注一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吳澂序然篇末題曰序而篇首題曰總說其文亦不類序體殆割裂移掇強為標目書中所載雙峯饒氏新安陳氏所說皆澂同時之人而郊社之禮一條乃引吳氏澂曰云云其不出於澂更無疑義元史澂傳亦不言澂有此書考其所引皆明永樂中所修四書大全之說必書賈摘錄大全僞託澂名也

重訂四書輯釋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元倪士毅撰士毅字仲宏歙縣人是書前有至正

丙戌汪克寬序稱近世儒者取朱子平日所以語諸學者及其弟子訓釋之詞疏於四書之左眞氏有集義祝氏有附錄蔡氏趙氏有集疏纂疏相繼成編而吳氏最晚出但辨論未爲完備去取頗欠精審定宇陳氏雲峯胡氏因其書行於東南懼轉承悞陳氏因作四書發明胡氏因作四書通陳氏晚年又欲合二書爲一而未遂士毅受業於陳氏因成此書至正辛巳刻於建陽越二年又加刊例而克寬爲之序卷首有士毅與書賈劉叔簡書述

改刻之意甚詳此重訂所由名也此本改題曰重訂輯釋章圖通義大成首行列士毅之名次列新安東山趙汸同訂次列鄱陽克升朱公遷約旨次列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莆田王元善通考次列鄱陽王逢訂定通義書中亦糅雜蒙混紛如亂絲不可復究其端緒是已爲書賈所改竄非士毅之舊矣然陳櫟胡炳文本因吳眞子之書士毅又因陳胡之書究其由來實輾轉相稗販則王逢因人成事亦有所效法不足爲譏至明永樂中詔修四書

大全胡廣等又併士毅與逢之書一槩竊據而輯釋通義並隱矣有明一代尊大全爲蓍龜沿及近代講章亦無非依傍大全變換面貌烏知其淵源所自不過如斯哉

四書通義二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劉剡撰剡字用章休寧人是書因倪士毅四書輯釋重爲訂正更益以金履祥疏義指義朱公遷通旨約說程復心章圖史伯璿管窺王善通考及當時諸儒著述改題此名夫吳眞子據眞氏祝氏

蔡氏趙氏之書纂為四書集成自以為善矣而胡炳文陳櫟重訂之胡氏陳氏自以為善矣而倪士毅又重訂之倪氏自以為善矣而剡又重訂之自剡以後重訂者又不知凡幾蓋隷首不能算其數也而大旨皆曰前人未善吾不得已而作焉實則轉相剽襲改換其面貌更易其名目而已輯一四書講章是何名山不朽之業而紛紛竊據如此是亦不可以已乎

大學指歸二卷附考異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是編乃其所解大學首以古篆寫古本正文奇形詭狀多所作六書精蘊中杜撰之字次乃爲指歸一卷其辨致知在格物云致知不可懸空就格物上用功則著實知誘乎外物引之也何故反求諸物曰物欲令人心走豈有物理走心者所謂格揆物定理也理乃在外乎曰物在外理固在心理非一定其見於物者各有定也又云朱子嘗取程叔子之意以補傳校謂樂記一章乃天留之以補格物致知傳也

其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非大學所謂至善耶性之欲非他動以天也人欲不可謂性之欲好惡之形非大學所謂意耶物至知知人與聖人亦同耳聖人內有節而人無節故流而不反節也者本然之權度非耶古語無節於

内者其察物形之省矣反躬也者非大學所謂知本耶反躬力如萬鈞把柄在手可以作聖矣是故病莫重於知誘物化樂莫重於格物致知其說介於朱王二本之間而更巧於附會其他所論亦往往重守約而輕博文仍未免失之偏枯夫捄物定理必有所以能捄物定理者究不知以何法捄定之也考異一卷凡十五條亦多穿鑿篆文不爲典要總一好異而已矣

大學管窺一卷　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明廖紀撰紀字時陳號龍灣東光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謚靖僖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首載琴川周木所集大學古本及二程朱子改本其後依大學古本次序采輯衆說加以已意疏解之其書流傳絕少朱彝尊經義考僅列其目亦未之見也

中庸管窺一卷 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明廖紀撰是書不用朱子章句亦不從鄭元舊注分中庸為二十五段與章句同者十四段其異者

以中庸其至矣乎以下二章爲第三段道其不行
矣夫二章爲第四段人皆曰予知二章爲第五段
天下國家可均也三章爲第六段道不遠人至亦
勿施於人爲第八段君子之道四一節爲第九段
武王周公至孝之至也爲第十五段郊社之禮一
節爲第十六段哀公問政合自誠明二章爲第十
七段大哉聖人之道至王天下三章爲第二十三
段仲尼祖述堯舜至唯天下至誠三章爲第二十
四段其中如以道其不行一節與舜其大知一節

合爲一段殊爲牽强謂君子之道一節與上文不相蒙以郊社之禮一節承上起下亦未能深思文意特自抒其一人之見而已後附性學心學二篇亦無甚精微之論

大學千慮一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穆孔暉撰孔暉字元庵堂邑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謚文簡是書就章句或問引伸其說中引佛遺教經以爲儒釋一本可謂小言破道其引隋智顗法華經文句解分別功德品

及大莊嚴經論之說以格量訓格物之義亦深爲王士禎池北偶談所譏明史儒林傳附孔聞於鄒守益傳中稱孔聞端雅好學初不肯宗王守仁說久而篤信之自名王氏學浸淫入於釋氏觀是書良不誣云

大學稽中傳三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李經綸撰經綸有禮經類編已著錄是編攻擊朱子大學章句深闢格物之說而以誠意爲根本蓋推衍姚江古本義也上卷凡十章一爲稽中二

爲原明三爲稽聖經四爲原敬五爲愼致知之要六爲原內外動靜之合一七爲原誠意八爲原正心九爲原修身十爲舉全書每章各疏大意於末其不及治平之事則謂天德修而王道隨之也中卷爲辨疑四條設問答以申上卷之旨兼抉摘句讀之謬如舉而不能先命也以先命二字連讀謂不能先命以官尚可强通至下句以遠過二字連讀訓過爲責謂不能屏之遠方而責之則無此文義矣下卷爲考證引朱子書七條陸九淵書六條

謂二八其初均有弊其終均無所偏亦王守仁晚年定論之餘緒耳

四書講意　無卷數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明鄭曉撰曉有禹貢圖說已著錄是編乃其爲南京太常寺卿時所作以授其子履準萬歷己酉其孫心材始刊之其說皆隨文闡意義理異同之處亦間有論辨持論頗醇而不免失之曼衍

大學註一卷　御史蕭際韶家藏本

明蔡悉撰悉有書疇彝訓已著錄此編詮解大學

雖分章立說而不錄經文頗似論體與依文訓詁者不同後有致知格物及誠意闕二圖大旨以愼獨爲要義致知格物爲先務書末載居身訓言十則居家訓言十則葢以旁衍修齊之義故附大學之後云

四書人物考四十卷補考八卷通行本

明薛應旂撰應旂字仲常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陝西按察司副使是編於四書所載人物援引諸書詳其事蹟凡記三卷傳三十七卷紀傳之

末各系以論贊蓋仿宋王當春秋臣傳之體中間多採雜說而不著所出其自序有云汎引雜證雖皆刪次而文章事行苟有裨於問學治理者或在所錄固不敢過求其真贋也其得失固自知之矣間有附注題闕朱焯維盛撰其言頗爲淺陋續考八卷題應旂元孫衆編雜考四書名物餖飣尤甚明代儒生以時文爲重時文以四書爲重遂有此類諸書襞積割裂以塗飾試官之耳目斯亦經術之極弊非惟程朱編定四書之時不料其至此即

元延祐用四書義明洪武定三場法亦不料其至此者矣

日進直講五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嘉靖三十一年拱以翰林編修與檢討陳以勤同為裕王講官進講四子書先訓句解次敷陳大義蓋從日講之例裕王即穆宗也時拱已遷國子祭酒於嘉靖庚申編次成帙千頃堂書目作十卷今本止五卷自學庸至論語子路問成人章止蓋未全之本也

大學新編五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劉元卿撰元卿有大象觀已著錄是書前列大學正文一卷以豐坊僞石經爲據殊爲不考其畧疏一卷乃詮發大旨以誠意爲主亦與朱子互異發明一卷乃取明儒所論與已意相合者廣義二卷則本眞德秀衍義而刪節之又附益以明初諸事朱彝尊經義考作一卷由未見其書據傳聞載之故也

孟義訂測七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管志道編志道字登之婁縣人江南通志稱其由隆慶辛未進士官南京刑部主事疏陳利弊九事忤張居正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嶺東道與巡按御史齟齬為御史劾奏鐫秩遂移疾歸考明史顏鯨傳載御史顧雲程疏言神宗大起遺逸獨鯨及管志道以考察格之又登用被察吳中行艾穆魏時亮趙世卿獨靳鯨志道是志道以察典罷官疑通志悞也是書詮解孟子分訂釋測義二例訂釋者取朱子所釋而訂之測義則皆自出臆說恍惚支離不可

勝舉蓋志道之學出於羅汝芳汝芳之學出於顏

鈞本明季狂禪一派耳

四書疑問十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編但各

章總論其大旨不復逐句箋釋立說多與朱子異

如謂大學親民之親不當作新格物之物即物有

本末之物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非衍文

亦無闕文蓋沿姚江古本之說自爲一解謂孟子

無以則王保民而王是心足以王矣數王字俱讀

如字不作去聲伯夷非其君不事章是論去就非論清和隘與不恭非其流弊亦尚有見至於訓格物之格為品格自謙之謙為謙虛命也之命為命數致曲之曲為心曲則穿鑿附會得不可通他若謂中庸不睹不聞即是隱微即是獨戒慎恐懼即是慎其獨而以朱子為支離破碎又謂性分中不墮形體不落方所直恁廣大又謂喻義喻利之喻是不待詞說都無知覺而默與之俱注訓曉字便有知覺不得此字之旨尤以禪機詁儒理矣前有

萬歷丁巳自序謂夢見夫子出一玉印牧肅拜於下夫子亦答拜於座右視其髮特焦黃云云尤怪誕不經也

經籍異同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陳禹謨撰禹謨字錫元常熟人萬歷中由舉人官至四川按察司僉事其書雜引五經之文證四書所引之異同併波及他書語意相近字句異同者頗爲龐雜如李尤盤銘與經一字無涉而引以證湯之盤銘又如班昭東征賦中由力行而近仁

句乃運用中庸之語而引以為力行近乎仁句之異同殊為舛悞至石經大學本豐坊偽撰據為定論尤失考矣

經言枝指一百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禹謨撰是編於四書集注之外旁搜諸說故取莊子駢拇枝指之意為名凡漢詁纂十九卷談經苑四十卷引經釋五卷人物概十五卷名物考二十卷其漢詁纂乃刪取註疏之文割裂餖飣全無義例其談經苑則自經史子集以逮二氏之言

苟與四書文義仿彿者即摭以相證冗雜尤甚其引經釋則以四書所引經文爲綱而雜采訓釋以附之旣非釋四書又非釋五經莫究其何所取義其人物槪名物考摭拾舊文亦罕能精核益浮慕漢儒之名而不能得其專門授受之奧者也

別本四書名物考二十四卷內府藏本

明陳禹謨撰已載經言枝指中此則錢受益牛斗星所補訂也受益字謙之杭州人斗星有檀弓評已著錄禹謨原本多疎舛受益等所補乃更蕪雜

如淇澳綠竹而引及爾雅會稽之竹箭華陽國志哀牢之僕竹已泛濫矣更引及異苑竹化蛇蛇化雉釋肺肝而引素問靈樞已旁支矣更引及黃庭經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烟字含明語是於經義居何等也其最異者如標一目字為題釋大學十目所視也而目字下注曰附眼無論四書無眼字且目之與眼又何所分別而別為附錄乎尤不可解也

孟子說解十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書前有孟子遺事及讀孟子三十一條所論孟子生卒以為當在安王時非定王時其說近是但直斷孟子生於安王初年卒於赧王元年則似未可為定孟子生卒大畧當以閻若璩所訂為正考去齊章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盡心章云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若據呂氏大事記及通鑑綱目孟子於赧王元年始致為臣而歸則周已八百有九年距孔子生年已二百三十餘歲矣孟子如梁仕齊適宋之魯

之滕還鄒游歷先後班班可考魯平公元年即赧王元年其時孟子似未至八十九歲也至書中所解往往失之粗獷好議論而不究其實葢敬之說經通坐此弊不但此書矣

論語義府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肯堂撰肯堂有尚書要旨已著錄是編不列經文但標章目歷引宋元明諸家講義其唐人以前舊說偶亦采錄然所取無多或與集注兩歧者則低一格錄之觀其體例似尊朱子然其說頗雜

於禪如解子貢問貧而無諂一章有境無境諸義

豈可以詁儒書哉

中庸點綴一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方時化撰時化有易引已著錄是書首爲中庸

總提次全載中庸之文每段或總批或旁批其體

例略如時文其宗旨則純乎佛氏

元晏齋困思抄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孫愼行撰愼行字聞斯武進人萬歷乙未進士

官至禮部尚書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乃其自萬

歷庚戌至甲寅積年抄存其中頗多心得之語然亦不免好出新論如解鄉黨色斯舉矣節以虞廷獸舞志聖之隆山梁雌雉志聖之巡又以中庸致曲之曲爲卽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雖才辨縱橫足以自暢其說然非經之本旨矣卷首繪性善性教爲二圖卷末一條則愼行自序其作書大旨也

大學中庸讀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姚應仁撰應仁有檀弓原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歷乙未據豐坊僞撰魏政和石經以攻朱子章句

至修身章中羼入顏淵問仁五句應仁不能曲說乃言只須削去此節夫此五句旣屬當削則所謂石經豈復可信哉至其持論則多引佛經解淇澳節有曰密多者瑟也金剛不壞者僩也枝枝葉葉光明者赫喧也是不止陽儒而陰釋矣

四書湖南講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葛寅亮撰寅亮錢塘人萬歷辛丑進士是書分標三例凡剖析本章大義者曰測就經文語氣順演者曰演與其門人問答辨難者曰商間有引証

他書及先儒之論則細書於後大抵皆其口授於門弟子者也浙江通志載寅亮四書湖南講二十六卷與此本卷數不合然此本首尾完具或通志之誤歟抑或別有續編也

四書會解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毛尚忠撰尚忠字子亮號誠菴嘉善人萬歷甲辰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其書分章立說不錄經文頗似書塾講義而議論則務與朱子相左如大學首章謂當因其所發非聖經本旨親民即明德內

事不親民叫不得明德何須說推以及人曰皆當止於至善是分明德親民而二之謂止即止泊之止何須添不遷二字定乃明道靜亦定動亦定之定不是志有定向安卽居之安安字以心言曰所處而安似著身矣且謂物有本末節是啟下文非結上文也物與事只泛說若定分物屬明親事屬知得何等拘滯至明明德於天下若曰使之明則民不可使知且於文法甚不類如此類凡十數條其解格物既不從朱子事物之說而亦不取王守

仁所云格去此心之物乃謂即上文物有本末之物其中精微處如等格然不可不分曉信如尙忠說則格乃實字無用力之意致知在格物句文義豈復可通亦徒好立異而已

四書正學淵源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章一陽編一陽金華人自何基受業黃榦之門其後王柏金履祥許謙遞相傳受皆自稱朱子之傳一陽因取四人之發明四書者分載於章句集註之下名曰正學淵源蓋以闡揚金華之宗派不

爲發明四書作也

大學古今通考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劉斯源編斯源字憲仲臨頴人是書成於萬歷戊申首列朱子大學改本次列禮記古本次列魏石經本次列二程本而以宋元明諸儒說大學者附焉以諸說並陳無所去取故名通考然禮記傳自戴聖鄭元不過依經作注指爲鄭元之本已爲未安至政和石刻出爲豐坊僞撰其政和年號以宋爲魏賈逵姓名以漢爲魏前人駁之悉矣斯源

猶珍重而信之耶

四書測六卷內府藏本

明萬尙烈撰尙烈字思文南昌人是書首有萬歷辛亥自序於大學中庸獨尊古本而議論宗旨則全入異端如解季路問鬼神章專取釋氏輪回因果之說以釋聖言駁雜已甚其尤誕者如原壤夷俟乃取其母死而歌爲喜死者之得所而非放乎禮法之外蓋姚江末流其弊每至於此不但李贄諸人彰彰耳目者然也

四書說叢十七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沈守正撰守正有詩經說通已著錄是書彙萃諸家之說分章條列同異兼收每條而不斷以待人之自考亦或偶存已說一二所採書凡二百二十六種雖釋道家言亦頗兼取其中如解子游問孝章則用古說解士而懷居章則用管志道說以爲卽懷土解不動心則用郝敬說以爲非比枯木槁灰解心之官則思則用羅欽順困知記皆頗有所見然所引明人諸說榛楛錯陳不免傷於蕪雜

四書說約無卷數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鹿善繼撰善繼字伯順定興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崇禎壬午

大兵攻定興善繼率鄉人拒守城破死之贈大理寺卿諡忠節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就四書以講學與明人講義為時文而作者頗殊卷首為認理提綱九條如曰此理不是涉懸空的子臣弟友是他著落不然則日新顧諟成湯且為枯禪矣其自序亦曰夫讀聖賢書而不反求之心延平所謂玩物

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即云反求之心而一切著落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現虛爲承當陽明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其持論亦頗篤實然學出姚江大旨提唱良知也

四書酌言三十一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明寇慎撰慎字永脩號禮亭自號礙栩逸叟同官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蘇州府知府天啟中周順昌被逮顏佩韋等五人擊殺緹騎後佩韋臨刑稱

曰公好官知我等倡義非倡亂者卽其人也其學出於姚江故是編多與朱子立異如解論語至於犬馬句主犬馬養人之義本諸注疏猶有說也至於解齊必變食句謂爲心齋之齋非齋戒之齋解弗如也二句爲盡奪前塵忽渡彼岸解始可與言詩句爲入無上妙明解是知也句謂知原在知不知外理會其他學問不過此知中之法塵此處掃除乃爲逕機又扭來補綴則純乎明末狂禪之習矣

四書考二十八卷四書考異一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陳仁錫撰仁錫有繫辭十篇書已著錄是書因薛應旂四書人物考而廣之卷首別爲考異一卷載四書字句異同摭拾亦頗簡畧如惟之作維貢之作贛不過字體偶別無關文意至豐坊古本大學乃爲持疑之詞不敢斥言其僞託尤騎墻之見矣

四書通義三十八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魯論撰論字孔壁號西麓江西新城人天啓中

以貢生授穎州州同官至福州府同知論以取士必重制科之經義崇禎時雜用薦舉不足以得人乃作此書以發明體用合一之理其解大學平天下章言潢池弄兵外患踵至勢不得不加田賦而聚斂之臣半以聚之於國半且以聚之於囊以致天葘流行而不常之命已去專為明末時事而發又解孟子許行章謂堯之欽明足以知人四岳之咸舉為之師錫猶其難其慎然則枚卜豈易易哉亦以隱指莊烈帝命相之非全書大旨不出於此

故往往雜引史事以相發明固不主於闡繹經義也

三經見聖編一百八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譚貞默撰貞默字梁生別號埽菴嘉興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是編前有自序結銜稱勅掌國子監整理祭器書籍等務而不言祭酒明史職官志亦無此稱蓋明人杜撰之文也其序稱六經無非孔經而論語爲著子思子之書今名中庸大學者實一中庸統稱孔經編孟子七篇則

曰孟經編又言論語子夏述也中庸子思繼論語而作也大學即中庸之後小半也孟子繼中庸而作者也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接論語知命章明是釋詁論語讀予懷明德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不膠自連讀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而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義不呼自應今之所謂四書實三書也云云說殊穿鑿至其詮釋支離類皆因言求事如以論語孝弟章爲有子譏刺三家巧言章爲孔子評論老聃皆率其胸臆務與程朱牴牾可謂

敢爲異說者矣卷中或稱愚按或自稱譚子體例亦叢雜不一云

四書經學考十卷補遺一卷續考六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四書經學考明徐邦佐撰續考陳鵬霄撰邦佐字孟超錢塘人鵬霄字天羽山陰人經學考成於崇禎戊辰雜鈔故實疎漏實甚續考成於甲戌皆塒文評語講章瑣說

四書讀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陳際泰撰際泰有易經說意已著錄際泰以制

義名一代是編詮發四書大義亦畧如制藝散行之體其議論駁發視章世純留書過之而不及世純留書時有精義蓋際泰用縱橫之才去說經之道遠世純用深湛之思去說經之道近也

四書則無卷數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桑拱陽撰拱陽字暉升蒲州人崇禎癸酉舉人其書取諸家講章立說不同者删定歸一間以已意參之命之曰則以見其則不遠之意先大學中庸次論語孟子各有圖說總論大旨爲舉業而作

四書集說二十八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徐養元趙漁同撰養元字長善漁字問源俱唐山人崇禎癸未同榜進士是編採集四書大全益以諸家之說不出坊刻講章之派

圖書衍五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喬中和撰中和有說易已著錄是編為四書講義而名之為圖書衍者凡四書所言皆以五行八卦配合之也如說大學明德為火親民為水至善為土之類皆穿鑿無理

四書大全辨三十八卷附錄六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張自烈撰自烈字爾公宜春人崇禎末南京國子監生自烈與艾南英爲同鄉而各立門戶以評選時文相軋詬厲喧呶沒世乃休蓋亦社黨之餘派也是編舉永樂中胡廣等所修四書大全條析而辨之冠以古本大學一卷明道程子伊川程子改定大學各一卷顧起元中庸外傳一卷王應麟論語孟子考異各一卷福王時嘗以擅改祖宗頒行之書挂諸彈章至憤而叫譁於朝案四書大全

誠爲掇雜然自列所辨又往往強生分别不過負氣求勝借以立名觀其首列揭帖序文之類盈一巨册而所列參訂姓氏至四百八十六人非惟馬鄭以來無是體例即宋人盛相標榜亦未至是也

學庸切己録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謝文洊撰文洊字約齋號程山南豐人其書首作君子有三畏講義一篇發明張子主敬之旨次爲程山十則亦以躬行實踐爲主書中皆隨文講解旁採大全諸儒之説而參以已見其體頗似語

錄卷末附西銘解一篇謂其立義宏深爲學者究竟指歸篇名不可不尊因易之曰事天謨以示崇信之意然究不免自我作古也

麗奇軒四書講義無卷數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紀克揚撰克揚有易經講義已著錄其書不錄正文每章約話數語大旨爲科舉而作

四書翊註四十二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刁包撰包有易酌已著錄是編凡大學五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於大學三綱八

目詮解特備又以中庸論孟為格物之書五經諸史皆條貫於其中故於格物條目尤為曲盡其他闡發義理於史傳事迹先儒議論亦多所徵引然其去取是非總以朱子之說為斷不必自有所見也卷首有黃越所作綱領一篇其孫顯祖所作緣起一篇敘述著書大旨及刊刻始末

聖學心傳無卷數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薛鳳祚編鳳祚字儀甫益都人嘗師事定興鹿善繼容城孫奇逢因會輯善繼四書說約奇逢四

書近指共爲一編首列善繼認理提綱尋樂大旨又列善繼竒逢二八小傳前有鳳祚自序謂此書出當與孔曾思孟四聖賢書共揭星日而行中天其說殊夸又謂於舉業非相遠倘於此有得以應試塲主司必當驚羨以冠多士又何其陋歟鳳祚天文地理之學皆能明其深奥如兩河清彚天學會通天步真元諸書已卓然足以自傳又何必晝此蛇足且二書皆有刊本豈藉鳳祚之標榜即以二書而論亦蛇足也

四書大全纂要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經注義已著錄是編以明永樂間所著四書大全泛濫庞博舉業家鮮窮其說乃採其要領俾簡明易誦然大全龐雜萬狀沙中金屑本自無多裔介所摘又未能盡除枝蔓獨得精華則亦虛耗心力而已

四書惜陰錄二十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書前有胡渭生趙天潤仇兆鰲序并自記一首後有陸

隴其跋以隴其三魚堂集刪之其文相合實非依托然其書則不稱隴其之所言據世沐自記曰仇滄柱示以關中李中孚反身錄中乎曾講學毘陵會過一次彼深惜南浙兩省學者害於舉業彼時心不甘南士必遜北士如此迄今幾三十年彼學已成名已立南士竟無與頡頏細讀其錄愈不心服摘錄中數處以質滄柱翁狂不自量續爲惜陰二集不覺積成二十一卷幾乎有六百葉又曰李從陸王入而出入於程朱四子余從程朱入而準

則於周朱八賢雖洙泗南風剛峻艮有不逮而古人所云醇正則當仁不欲多讓云云則世沐此書葢爲與盩厔李顒相詬而作故髗其喜其能排陸王爲之作跋然講學以明道非以求勝但爲朱陸而爭已不免門戶之見況世沐以聖學自任而不能化一南北之畛域則先不自克其私心矣又何學之可講乎

三魚堂四書大全四十卷通行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古文尙書考已著錄初明永

樂間胡廣等奉詔撰四書大全陰據倪士毅舊本潦草成書而又不善於剽竊龎雜割裂痕跡顯然雖有明二百餘年懸爲功令然講章一派從此而開庸陋相仍遂似朱子之書專爲時文而設而經義於是遂荒是編取胡廣書除其煩複刊其舛謬又採蒙引存疑淺說諸書以附益之自較原本爲差勝然終未能盡廓清也其初稿成於康熙辛未前有自序尚歉然以爲未定及晚年輯困勉錄復取是書互相參考別以朱筆點次乃成定本然未

及重爲之序故其門人席永恂侯銓王前席等校
刊之時仍以原序冠卷端實則序在前而書在後
也大學中庸并載或問亦仍大全之舊卷末附載
王應麟論語孟子考異不知何人採摭困學記聞
爲之非應麟原有是書也

續困勉錄六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所著困勉錄分學問思辨行五
類此續錄則專解四書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論
語二卷孟子二卷中多採錄時文評語似乎狹視

四書矣

四書初學易知解十卷內府藏本

國朝邵嗣堯撰嗣堯有易圖定本已著錄是編乃其督學江南時所刊每章前爲口義後附論斷專爲童蒙講解而設故曰易知嗣堯服官清苦至今凡歷任之地皆稱名宦而自命太高亦或傷於偏激如解於我如浮雲句謂不特不義之富貴如浮雲即義中之富貴亦如浮雲不特富貴如浮雲即我亦如浮雲如此之類蓋欲以發明不愛官不愛錢

不愛命之意而過於取快未免墮於禪宗矣

四書述十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詵撰詵有易經述已著錄是書多不主朱子章句集註如以大學聽訟章爲解格物而以朱子補傳爲不知聖賢經傳化工之妙其學蓋源出於姚江而於姚江之中又主調停之說者觀其自序曰朱子慮佛教之足以惑人故稚切分疏以爲下學所遵守陸子畧其枝葉而獨挾其宗旨蓋於朱子有一本散殊之分而非有所悖謬云云其所學

可以睹矣

四書鈔十八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秘丕笈撰丕笈字仲負故城人康熙癸丑進士官至陝西提學副使是編以四子之書近世多為新說所惑於是纂輯或問及大全蒙引存疑等說彙成一編以非自己出故以鈔為名其旁註批閱之語則丕笈自抒所見也

四書貫一解十二卷編修周悖大家藏本

國朝閔嗣同撰嗣同字來之號雙溪烏程人康熙乙

卯副榜貢生官崇寧縣教諭此書於每章各爲總解而不錄經文皆取諸儒之說以己意融貫成篇其說有同異者則别附於後以備參考

四書索解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爲其子宗濆所編本名四書疑義有問有答奇齡没後宗濆裒輯成書存所疑而删所解名曰疑案奇齡門人王錫序之謂必有以解之直是索解人不得耳一經考索則世多學人豈無始而驚既而疑又既

而劃然以解者因更名索解然有問無答其旨在於駁註而其迹乃似於攻經且據錫所序其解已散見奇齡各書中亦何必更出此書蹈禪家機鋒之習則非欲詁經直欲駭俗耳漢晉以來儒家無此體例也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由古本大學之說以攻朱子格物之傳首爲知本圖說次爲知本圖四一曰大學有本一曰格物知本一曰格物以修身爲本一曰

修身以誠意爲本末爲附錄又有後圖以大學知
本與中庸立本並列二圖節次相配亦前有圖說
後有附錄夫知行並用博約兼資聖賢經典之文
或有偏舉而理無偏廢經文既明言格物即不補
傳亦必有說奇齡乃以格物爲量度之意以知本
爲誠意不知未知本時持何術以量度之且既已
指誠意爲本則遵而行之已矣又何用量度蓋奇
齡歷詆先儒而頗尊其鄉學其直指知本仍王守
仁之良知其主誠意則劉宗周之慎獨也而自稱

嵩山廟市高笠先生所傳爲遼東賀欽之孫所秘授蓋託詞也

大學問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以答其門人餘姚邵廷采之問者也仍因其大學知本圖說而衍之以歸於良知之說其辨在明明德句以明明二字重文迭讀如明德迭讀則德已明何用復明是不必遠引他說即以大學克明峻德言之德已峻何用復明乎所引明明重文之證尚書三條詩四條皆其四書賸言中

所謂以雩見爲龍以王艮爲星者也

逸講箋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所論而其子及門人編錄之上卷爲章世法所錄乃所講孟子不動心章之稿第二卷爲其姪文輝所錄乃所講論語問答第三卷題曰大學辨業爲樓宅中所錄大學辨業者奇齡門人蠡縣李塨所著塨初師博野顏元既而舍之從奇齡後撰是書又兼用元說故奇齡惡其叛已而攻之大抵皆詬爭之言也以錄其叢殘之稿故曰逸講

中雜門人子姪之附論故曰箋焉

中庸說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所論其門人章大來樓宅中朱樟陳佑及其姪文輝子遠宗編次而各附以已說皆與朱子章句互異大旨以愼獨爲主闢劉宗周之旨蓋宗周奇齡之鄉人也奇齡博洽羣書其說經善於考證至於舍考證而談義理則違才易務非其所長又以辨才濟之愈辨而愈支固其所矣

聖門釋非錄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邦烈編邦烈字又超平湖人毛奇齡之門人也是書因朱子四書集註頗有疑諸賢之說或有流弊者因取奇齡經說所載諸論裒合成帙而附以奇齡門人子姪諸說以辨其非前有邦烈自記稱北宋諸儒高樹門幟不容一人訾議如劉共父改二程全書一二字便作札四布痛加譏貶必欲使其還復舊文而後已而於先聖先賢恣情敲駁大學孝經逐篇刪改即孔門諸賢何一不受其剗斲相其用心實有抑聖賢以揚同類之意因稍輯

先生所言與他書偶錄可引據者彙爲一卷名曰釋非以爲聖門口語各有精義或未可盡非云云考宋儒標榜門戶以劫制天下之異論誠所不免至坐以詆誣聖賢則未免深文且朱子集註補苴舊說原恐後學之誤會亦非主於排斥孔門邪烈此書雖無作可也此本刻西河合集中舊題奇齡自撰今考究始末實邦烈所爲其中如謂本字書不訓始惟宋人廣韻因程子是解增一始訓案陳彭年邱雍等重修廣韻在大中祥符間其時程子

未生安得因程子之說如斯之類似非奇齡所宜有又朱子與張栻劉共父書謂二程遺書乃胡安國所改而此序作劉共父所改亦誤故改題邦烈從其實焉

論語傳註二卷大學傳註一卷中庸傳註一卷傳註問一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塨撰塨有周易傳註已著錄是編解釋經義多與宋儒相反蓋塨之學出於顏元務以實用爲主故於程朱之講習陸王之證悟凡不切立身經

世者一槩謂之空談而於心性之學排擊尤甚其解四書亦即此旨中惟孟子註未成今傳者論語大學中庸耳論語多用古義亦兼取毛奇齡之說如以無所取材從鄭康成作桴材偏其反而從何晏作反經合道之譬則不免故相違迕有意異同大學用古本讀大爲泰及親民之親讀本字皆仍舊說其以格物之物爲周禮司徒之鄉三物則墨自申其學也中庸不取朱子天道人道之說一切歸於實際證以人事在三書之中較爲完密傳註

問則仿朱子或問之例一一辨其去取之所以然

詞氣多不和平徒以氣相勝而已

四書反身錄六卷續補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顒撰顒字中孚盩厔人康熙己未薦舉博學

鴻詞以老不能赴京而罷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西巡

召顒入見時顒以衰老遣子慎言詣

行在陳情以所著二曲集反身錄奏進

上特賜御書操志高潔以獎之是書本題曰二曲先生口

授鄞縣門人王心敬錄二曲者顒之別號水曲曰盩山曲曰厔盩厔當山水之曲故因其地以稱之是此書成於心敬之手顒特口授然核其序文年月則是書之成顒猶及見非身後追錄之比實仍顒所自定也顒之學本於姚江書中所載如大學格物之物爲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又謂明德與良知無分別念慮微起良知即知善與不善知善即實行其善知惡即實去其惡不昧所知心方自慊云云其說皆仍本王守仁

又書中所引呂原明渡橋輿人墜水有溺死者原明安坐橋上神色如常原明自謂未嘗動心顧稱其臨生死而不動世間何物可以動之夫死生不變固足徵學者之得力然必如顧說則孔子之微服過宋孟子不立巖墻皆爲動心矣且廄焚必先問傷人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與夫溺死而原明安坐不動此乃原明平時强制其心而流爲谿刻之過顧稱之爲不動則於告子之不動心何異乎是亦主持太過而流於偏駁者矣

辟雍講義一卷大學講義一卷中庸講義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辟雍講義乃乾隆元年名時兼管國子監時所著大學中庸講義則因其劄記之說而暢之耳

雜說無卷數（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闕如編已著錄是編乃以禮記中大學中庸註疏及論語孟子註疏與朱子章句集註兩兩相勘決擇是非而左袒朱子者

爲多其中考證過疎若謂論語孔註誄禱篇名不知誄乃施於死後者未詳孔註所出今考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其六曰誄註引論語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賈公彥疏生人有疾亦誄列生時德行而爲辭與哀公誄孔子意同是死謚名誄生禱亦名誄之顯證奈何於孔註疑之耶

考定石經大學經傳解一卷（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國朝邱嘉穗撰嘉穗字實亭上杭人康熙壬午舉人官歸善縣知縣是編大旨謂大學格致一傳本未

缺佚不過錯簡非惟朱子所補爲誤即諸儒所定亦皆未安因參取舊說以物有本末一節子曰聽訟一節詩云邦畿千里一節知止而後有定一節終以此謂知之至也句合爲格物致知之傳而詮解以明之其意以豐坊僞石經爲眞而又未見坊之原本但據鍾惺四書聚考所載又見朱彝尊毛奇齡等素號博洽者皆引據舊文掊擊甚力遂依違瑟縮不敢訟言然其割取詩云邦畿千里十字實用僞石經本也

中庸本旨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謹撰謹號雪鴻崑山人是編前有康熙己丑魏一川序稱其成易一稿逾三十年今觀其書首列中庸圖十七其分配五行者多涉牽合其解中字謂中即太極即伏羲一畫而縱之其解天字謂上一畫為天下一畫為地人居其中一川序又為補解庸字以為古文作萧萧古庚字為陽金鼎古鍾字為樂器而附於黃鐘之本亦皆附會其註以天命為源以無聲無臭為歸宿多涉恍惚其中庸

續論又時時評論文法如謂三重章大哉章是兩扇格局不露排偶之類併引而歸之時文矣

大學本文一卷大學古本一卷中庸本文一卷通行本

國朝王澍撰澍有禹貢譜已著錄是書取大學中庸本文及朱子章句原序各爲批點大意欲因文法以闡書理然聖經雖文字之祖而不可以後人篇法句法求之世傳蘇洵評孟子謝枋得評檀弓皆出於明人刊本其源流授受莫得而明大抵皆後人僞撰澍因仍其例實非先儒之舊法又既用朱

子改本發揮文字之妙又列古本一卷其發揮妙處亦如之古本是則改本非改本是則古本非兩相尊奉不亦合之兩傷乎

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澍撰自明以來解四書者惟以尋繹語脈爲時文敷衍之具澍是二書獨發揮學問之功其識在坊刻講章上而意取詳明或失之冗遂不免間有出入如大學補傳第五章辨陸王致知之誤極爲分明而傳第七章乃云心中不可存一物則仍

闢入金谿姚江門徑矣呂坤呻吟語謂佛氏論心爭有無儒者論心爭是非如貞女思夫忠臣思君可謂之放心乎其說當矣又何可以不存一物為正心也亦間有寬廓語如中庸第二章謂君子時中只是敬其意以敬為無忌憚之反而不知此時中字徹上徹下徹內徹外當由格物窮理明體達用而來非一敬字所能盡又如中庸第二十章謂九經句句有一篇西銘在內其理固然然不可如此說書必先類至盡雖謂句句有一篇太極圖說

在内亦何嘗不可通乎

成均講義無傳數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嘉淦撰嘉淦有春秋義已著錄是編乃嘉淦兼領國子監祭酒時以大學聖經一章爲學者入德之門乃逐節疏解以發明朱子章句之義其講致知格物謂釋氏欲正心而不先誠意陸子靜欲誠其意而不先致知王陽明欲致其知而不先格物惟程朱之書詳言格物獨得孔子之傳今日學者之流弊譏釋氏之不能誠意並其正心而失之

譏子靜之不能致知並其誠意而失之譏陽明之不能格物並其致知而失之名爲守程朱之學並其格物而失之古之所謂物者盈天地之法象道器書其一也古之所謂格物者極事理之廣大精微讀書其一也古之所謂讀書博洽無所不通作文其一也古之所謂作文者體製不可枚舉制藝其一也然則今日士子之所學視古者綱領條目之大全相去何如哉亦頗中學者之流弊也

五華纂訂四書大全十四卷 洗馬劉權之家藏本

國朝孫見龍撰見龍字叶飛號濟村烏程人康熙癸巳進士改庶吉士是編乃見龍掌教雲南五華書院時所輯故以五華爲名自序謂於四書大全舊本訛者正之偏者删之明以來諸家制藝評語併爲採入間附以近時李光地楊名時之說見龍有所自見亦附著於後云

四書纂言無卷數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王士陵撰士陵有易經纂言已著錄是編採摭坊刻四書講章排比成書以先儒之說列前近人

之說列後亦間以己意推闡大抵以永樂四書大全為藍本

大學偶言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文檒撰文檒字風林又字樹聲蕭山人康熙甲午舉人官成都縣知縣是書凡四十六條雖以大學偶言為名前有劉紹攽序亦以大學為說而其書多論理氣心性辨諸家之是非說中庸者為多解大學者僅數條未喻其故也文檒受業於毛奇齡故此書亦因其師說特文檒至乾隆甲子尚

存當日久論定之餘知奇齮以負氣詬厲爲後人所不滿鑒於前車詞氣㪅爲和平耳其論人無二性與顏元存性編之説同不爲無理其論朱子補大學格物傳全爲禪學則有意巧詆純乎門戸之見矣

成均課講學庸無卷數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崔紀撰紀有成均課講周易已著錄是書其官國子監祭酒時所著也其旨謂大學以愼動爲宗故所言多顯中庸以主靜爲宗故所言多微究則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學者惟是微大學之顯而闡中庸之幽庶有以得其源流指趣之一矣云云然以學庸分屬微顯且謂中庸以主靜爲宗而不言存誠似於理終未周密也

讀孟子劄記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崔紀撰是書以七篇大旨出於大學其言性情即明德言知言養氣即明之之事告齊梁諸君以憂樂同民即絜與絜矩之意其論執中以射之巧稱之權譬之即至善之理其說亦自成理然聖賢

之旨原自貫通正不必如此節節比附又稱本於中庸亦可不必也

論語溫知錄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崔紀撰皆其平日讀論語所筆記官湖北巡撫時乃彙輯之每章統論其大意皆以闡發集註爲主

四書參註無卷數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植撰植字槐三深澤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邳州知州是書多掊擊註疏以自表尊崇朱子之

意而掊擊鄭元孔穎達尤甚於趙岐何晏孫奭邢昺然先有漢儒之訓詁乃能有宋儒之義理相因而入故愈密愈深必欲盡掃經師獨標道學未免門戶之私譬之天文算數皆今密而古疏亦豈容排擊羲氏詆諆隸首哉且所採多近時王廷諍崔紀傅泰諸人之說在諸人研究四書固各有所得然遽躋諸鄭孔諸儒之上恐諸人亦未必自安矣

菜根堂劄記十二卷檢討蕭芝家藏本

國朝夏力恕撰力恕字觀川孝感人康熙辛丑進士

官翰林院編修是編乃乾隆己未至辛酉力恕在
武昌書院時與諸生講授所作初名曰題解蓋專
爲制藝言之已授梓矣丙寅以後又取程朱之說
參校同異勒爲此編至戊辰而脫稿其父以此事
不止關係時文題解之名不佳乃改題今名見力
恕自序而題解舊序亦併存於卷端不没其始也
原書本十八卷其後六卷別題曰證疑備覽則皆
考辨四書中名物典故者此本有錄無書而前有
朱印曰證疑備覽嗣出翻刻必究蓋刊尚未竟云

中庸解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任大任撰大任字鈞衡吳江人此書分段詮釋但標節次不錄經文大抵多先儒緒言也

四書錄疑三十九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緯撰緯有周易錄疑已著錄是書成於康熙後壬寅凡大學二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皆每章摘句解之然解章句集註者多解經文者轉少其大旨在於鑽研朱子之說一字一句務發明盡致殆如業春秋者以經命題以胡傳

行文耳據其子湜跋語稗實積數十年之力乃成此書湜亦時有所附記益其父子以此爲世學也

四書本義滙參四十五卷贊善韋謙恒家藏本

國朝王步青撰步青字漢階或自書曰罕皆以同音相代也號已山金壇人雍正癸卯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是書凡大學三卷附一卷中庸七卷附一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大旨據章句集註斷諸家之是非而引朱子或問語類文集及元明以來之講章條分縷析爲之證佐於語脈字義推闡頗

詳在近時講章之中尚較為切實考古無四書之名其名實定於朱子朱子註詩註易未必遽跨漢唐至詮解四書則實亦無逾朱子故自明以來科舉之學以朱子為斷然聖賢立訓以垂教非以資後人之辨說為作語錄計也即朱子章句集註亦以明聖賢之道非以資後人之揣摩為取科第計也是書乃以塲屋八比之法計較得失斯已逐影而失形矣其發凡中病汪份刪纂四書大全參取閻若璩顧炎武之說或與朱子相左是未考漢

學朱學各有源流至於贋本或問小註明知其依託朱子而有意模棱殆慮一斥其僞即不能假朱子之名鉗伏衆論故存爲疑案不欲顯言不知其說可取不必以贋本而廢之其書非眞亦不必以其說可取併諱其贋本是是非非當以其書爲斷不必定使其書出朱子而後謂之是也是又門戶之見未能盡化矣

鼇峯講義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潘思榘撰思榘有周易箋釋已著錄鼇峯書院

在福州爲巡撫所掌此其官福建巡撫時與諸生

講大學中庸之語諸生編而刊之者也

論語說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桑調元撰調元字弢甫錢塘人雍正癸丑進士

官工部主事是書詮解論語凡五百條分上下二

卷每卷又分五子卷所言皆闡集註未盡之義如

謂人知有慾不剛而不知無慾尙非剛之類頗爲

細密然是書爲其門人所錄尊崇師說一字不遺

或併其偶批數字亦悉載之如不有祝鮀之佞章

但註自古如此可傷可嘆八字別無一言是豈詁
經之法著書之體耶再刪汰之則善矣

四書約旨十九卷 禮部尚書德保家藏本

國朝任啓運撰啓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編乃平
日與門人講貫隨筆劄記之文其中如論管叔以
殷畔謂管叔監殷在武王時有功引汲冢書爲據
之類亦間有所考證然大旨爲科舉作也

與藝典畧十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蕭正發撰正發字次方廬陵人是書首至聖紀

一卷諸賢紀一卷二帝三王紀一卷春秋紀三卷戰國紀一卷麗紀三卷皆詮釋四書典故曰翼藝者據卷首劉與龍序謂以羽翼制藝也其著書之意可知矣

讀大學中庸日錄二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康呂賜撰呂賜字復齋別號一峯又自稱南阿山人武功人是書讀大學日錄一卷讀中庸日錄一卷其言王文成以格物致良知此功夫知行兼到自是切實精詳又云中庸揭出愼獨即孔子修

已以敬血脈王文成更提掇明快二錄大旨已盡於此書首載自作墓誌一篇述其講學宗旨最詳亦自稱爲姚江之支派云

江漢書院講義十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功述其父心敬之論也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此其在湖北江漢書院時與諸生講論四書之說功錄而存之故每條稱家君曰以附刻文集之中故標目爲豐川全集而以存省稿爲子目云

四書說註卮詞十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胡在甪撰在甪永年人乾隆丙辰進士官湖北松滋縣知縣是編雖以說註爲名然頗因以講學尙不似鄉塾講章全爲時文而作然亦未全脫坊刻之窠臼蓋其用力之始從講章入也

四書順義解十九卷 御史戈岱家藏本

國朝劉琴撰琴字松雪任邱人乾隆丙辰舉人官順義縣教諭是編皆先標章次而後循文以衍其意每節之末又雜引舊說以析之以成於官順義時因以爲名前有同邑邊連寶序稱其自雍正丁未

至乾隆壬午三十年而後脫藁臨沒猶斟酌改竄又稱其一以紫陽爲主不敢稍背云

四書就正錄十九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鋐撰鋐字宏猷嘉定人是書雜採坊本講章而敷衍之多沿陸隴其汪份兩家重訂四書大全之說

四書晰疑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鋐撰是書成於乾隆辛酉前有例言謂四書疑義雖多其間或有一說之確當於經義者槩不

故贅特輯朱注以來諸說之所未備而或未定者故論孟皆少而學庸多云云今核其見解仍不出所著就正錄也

虹舟講義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祖惠撰祖惠本姓沈字屺望嘉興人乾隆壬申進士官高安縣知縣是編大抵涵泳章句集註之文一字一句推求語意其體會頗費苦心在時文家亦可云操觚之指南矣

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范凝鼎撰凝鼎字彤齋自號磨鏡居士洪洞人選拔貢生是編成於乾隆癸酉四書次第用朱子原本皆先明句讀次詮文義先列集註次錄或問語類其餘諸儒議論與朱註相發明者乃採錄之稍有同異則斥不載焉

四書講義尊聞錄二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藏鋐撰鋐字景亭長洲人以四書大全諸說紛錯無所適從因以己意纂次之每章列總旨於前每節列本義及附解於下總旨附解皆本大全所

錄諸儒之語附益以元明以來諸說本義則順文詮釋畧如直講之體蓋亦科舉之學也

四書窮抄十六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國瑚撰國瑚字夏器號珍吾臨縣人是書卷首郭九有序稱爲四書主意而標題又稱爲四書窮抄六補定本疑其書非一稿故命名亦隨時而異歟其解頗與朱子立異然僅鑽研於字句之間無以相勝也

古本大學解二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醇驥撰醇驥字千里號卻巷廣濟人是書遵

用古本大學不分經傳首大學考次戴記中古本

又次爲大學解力辨二程子朱子及董槐王柏諸

人改本之非夫竄易古經以就己意其事原不可

訓然姚江之徒所以必復古本者實欲引託始知

本不言格物之義以陰助良知非盡爲尊經也

雜說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跋相其紙墨圈點不過數

十年中物殆近人作也其書凡讀論語註疏一卷

讀大學註疏一卷讀中庸注疏一卷讀孟子註疏五卷皆標舉傳文辨其得失大抵以意斷制之其讀大學註疏以今本糾古本頗爲枘鑿今本以格物爲先自有今本之義古本以誠意爲始亦自有古本之義既不從今本則竟置註疏不用可矣必强合之則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

右四書類一百一部一千三百九十六卷（內十四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案古書存佚大抵有數可稽惟坊刻四書講

章則旋生旋滅有若浮漚旋滅旋生又幾如掃葉雖隸首不能算其數蓋講章之作沽名者十不及一射利者十恒逾九一變其面貌則必一獲其贏餘一改其姓名則必一趨其新異故事同幻化百出不窮取其書而觀之實不過陳因舊本增損數條即別標一書目別題一撰人而已如斯之類其存不足取其亡不足惜其剽竊重複不足考辨其庸陋鄙俚亦不足糾彈今但據所見姑存其目所未

見者置之不問可矣

